



万春亭远眺

韩少华散文小说选

韩少华 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万春亭远眺

韩少华散文小说选

韩少华 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春亭远眺：韩少华散文小说选/韩少华著. —北京：
同心出版社，2008
ISBN 978 - 7 - 80716 - 482 - 1

I. 万… II. 韩…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7715 号

万春亭远眺：韩少华散文小说选

出版发行：同心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 6 号楼 303

邮 编：100010

电 话：发行部：(010) 65255876 65251756

总编室：(010) 65252135

E-mail : txcszbs@bjd.com.cn

印 刷：北京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 1230 1/32

印 张：11.125

字 数：300 千字

定 价：26.00 元

同心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1933 年秋生于北京。1956 年秋在北京二中任教语文。1965 年毕业于北京电视大学中文系。1971 年在北京教育学院任中文系副教授。1991 年 5 月因病退休。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韩少华散文选》、《暖晴》、《古往今来话北京》（与张继缅合著）、《碧水悠悠》、《温馨的风》、《耶稣》（与韩晓征合著）、《遛弯儿》等作品。

1961 年发表《序曲》等。“文化大革命”后，发表《寒冬，我记忆的摇篮》、《东单三条三十三号》等。病后于 1993 年又发表《说说我岳母》、《眼面前的事》等。小说方面则发表《红点颏儿》等。

曾获得首届和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作品被选入国家正式教材，介绍到海外华人读书界，并译为英、法等国文字。

“为有源头活水来”

——一篇跨越十五年的序言

说来有趣，父亲今年虽然已七十有四，我却是不敢时时以“老人”目之的。

若是论起个中缘由、因果背景么，大概还得从十几年前，我为父亲的一篇散文所做的附记谈起。

父亲和他的《无题》

当我合上《无题》的手稿，很久，都无法平静自己。

1991年5月，父亲因患脑血栓，右半身偏瘫，失语。脱离危险之后，仅仅会叫我“征征”，叫母亲“玉英”。除此之外，一字不能讲，当然更不会写。喝水排便，都需要母亲和我观察领会。后经中医调治，病情有所缓解：在别人扶助下可以慢慢行走，语言方面，刚刚能讲一些短句子。

1992年2月，父亲又住院，做了置换心脏瓣膜手术。

术后身体恢复很快。渐渐地，已经能够独立行走，甚至上下楼梯，也能够跟家人聊聊天，唱几句京戏，同时又开始练习左手写字。

多年的惯性，使他在身体得到基本恢复之后，就把伏案工作，当成最大的乐趣。

起初，他面临的问题非常之多。首先是，许多字到了手边，怎么也想不起如何落笔了，需要有人提醒。一些名字，人名或书名，三个字记得两个，一句话记得半句，也需要人提醒。再有就

是组织句子的方法，他好像也有些陌生。然而有一点没有变——他一旦坐在书桌前面，握着笔，对着白纸，就要写字。那时候我们都悄悄退出去，轻轻带上门。我明确地感到他有话要说，有思维要表达。

开始的时候，他写的只是些片断文字。我基本上读不懂，仿佛只是些文字游戏。渐渐地，再写的片断，我开始懂一些了。我感到他在记录自己的回忆，童年的回忆。只是有时候由于思维的跳跃，运用语言又不够娴熟，读来，在意思的联缀上会发生一些困难。

然而父亲还是一字一字地写着。用左手。冬日的阳光照着他，暖着他。

于是就有了这篇《无题》。

这是父亲病愈之后第一篇完整的成文。

当我读完的时候，不觉惊喜。短短的二千多字里，竟然包含了许多回忆与情感。

惊喜之余，又感到对父亲不很熟悉的读者，读起来可能有些障碍。

一是有些背景，读者尚未了解；二是有些语言习惯，尤其是些老北京的土语，现在已不大普遍。（说来也许并不奇怪，父亲刚刚开始恢复语言能力的时候，最先回想起来的，多是北京土语，像什么“不着调”“出彩儿”，最早记起的字也多是繁体。）

所以，我曾想帮助父亲作一些必要的润色。

带着这种想法，我又是一遍一遍阅读原文。时值深夜，万籁俱寂。渐渐地，我的泪水涌出来。

这里回忆的，多半是我出生以前的事情。

父亲高中毕业后，曾经做过多年的中学语文教师。年轻的父亲，那时候是怎样一种风采，他的课，是怎样一种生动……这些，我自然都不曾亲见。可是他二三十年前的学生们年年有人来看他，从他们那些经历过风霜的脸上，从那些目睹过变迁的眼里，对于父亲的当年，我还是依稀能够想见。

这里，还有跟我的母亲恋爱时的回忆。

生了我，母亲在月子里的时候，我的八舅常来照顾，我后来的八舅妈，也常来。日后，他们都说我的出生，对他们有特殊的意义。看到父亲的回忆，想象着舅舅舅妈两人的“当年”，心里真是涌上一股温馨。

父亲的笔很细腻，有时候可说是微言大义。从“妻子么，真也累啦，由她去吧”，我一方面感到父亲的爱妻之情，另一方面，也多少感到父亲当年，对于只有一个女孩儿，还是多少有些遗憾的。还有，从那句“这可是在她们家里，又都在一个屋子”，可以看出父亲作为一个“新女婿”，初到老丈人家里时的拘谨。

细腻归细腻，可我也能感到父亲的谋篇布局，还是没有失却当年的风范，可说依旧是散淡而有致的。

大病初愈，九死一生。父亲自有对生命与灵魂的不同以往的认知。他正在表达这种认知。我从“我到底是我的1968年么？”这不很顺畅的句子中，感到了这种认知（1968年我的生年）。

至于结尾处的几段文字，我把它看成是一种恋歌。是给我母亲的。我的母亲在文革初期嫁给了父亲这样一个出身不好又体弱多病的书生，此后，父亲又数次重病住院。每一次，他从死神的手中逃出来，除了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更有母亲纤弱而有力的双手之助。这一次当然更是如此。

此时正值深夜，父亲和母亲都在隔壁熟睡。我正透过泪光，看着父亲浸着深情的文字。

我想我还是抛弃那种“润色”的念头。除了个别字的更替，我希望尽量保留它的全貌。这一切使我对于文学的本义，似乎有了更深的认识。

窗外虽是浓黑的夜，但我想，如果眼前这些文字能够一如原样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者多半也会如我一样，真切地感受到一个重新开始笔耕的作家，他头脑中和笔下所呈现出的这一片崭新的黎明。

上面这篇小文，写于1993年初。

近十五年过去，读者或许要问，那一片“黎明”，可有了怎样的变化呢？

本书的篇目中，自《无题》以降，基本上是父亲于此间所作，有晚明小品的况味，又时有现代电影的闪回。正如冰心先生多年前的评价，父亲的一些散文，与小说，仅仅“一帘之隔”。一个“帘”字，用得极为精当，道出了这种独特的美感，妙在与小说声气相透，又保持着一份悠然的散淡。

至于本书选取的《冬·初冬》一节，原是父亲的长篇小说《初冬》之一小部分，构思于1990年左右，真正动笔写作，则是在1993年到1995年之间，成文约五万余字。

父亲因其搁置过久，觉得已属断简残篇，本无意刊印。无奈我实在不忍割舍，力劝之下，方许登载一节。

于小说的创作而言，我以为这里蕴含着某种真谛，就掩映在那禅院颤动的树影和幽泉的清气之中。

说到“那一片黎明”，这十五年的光阴，似乎使当年的微熹变得朗然而又多姿，煦日升起，你发现自己原来正置身于春日的水边，眼前这一派温和与生机，不免使人忆起古人的佳句：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一个“活”字，仿佛示人以无穷天机。

有时候，望着伏案写作的父亲，我会在日常的熟视之余，生出种种慨叹：

这样一个看似羸弱的生命，却又蕴含着如许的旷达与活力——育婴堂的粗陋不曾使其消殒，红卫兵的匕首不可改其温文，排山而来的病魔亦不能劫夺他的笔意与情趣……

我也一直在想，父亲的创作源泉，究竟来自何处。

及至重温《龙井寺品茶》，读到作者所谓“万丈红尘”中的“百结愁肠”，读到“……那可是连老妻幼子，都不一定抚弄得到的去处呢”——方才豁然开朗了。

这一处幽微之所在，或许正是文学之鲜活与灵动的本源，也未可知呢。

是为序。

韩晓征

2008年2月于雨水

附：再三斟酌，我还是舍弃了《冬·初冬》一节，只保留《红点颏儿》、《少管家前传》、《暮雪》和后来的《雨雪之夜》。我知道女儿为我好。容我慢慢整理后再说，可好？

韩少华

2008年3月16日，于四块玉

目 录

散 文

苏东坡月夜探石钟	3
序曲	6
寻春篇	10
花的随笔	13
万春亭远眺	16
寒冬，我记忆的摇篮	19
忆厂甸儿	26
君子兰	29
王府井漫步	31
回眸	33
温馨的风	40
雨的精魂	44
记忆	46
春的书简	49
平凡的一天	51
姑苏掠影	55
灯光	57
握手	62

“的士”的风度	66
闲话“遛弯儿”	68
一次难忘的家访	70
大弥撒之思	74
东单三条三十三号	81
八角鼓儿	89
仁者寿（一）	92
梅	94
昙花	96
迎春	98
龙井寺品茶	100
仁者寿（二）	104
喝豆汁儿	106
早春絮语	112
春的联想	114
“漂”来的大运河	117
请翻开这一页“心史”	120
岳父和他的棋友们	123
世纪的低语	126
第一个新春	129
华严寺菩萨	132
手和手	136
水仙	138
一点点就一点点	140
菊	143
聪明为声色而在	147
无题	154
真也新鲜	157
炉记	158

略记王锡璠先生	161
想到巴金先生	163
只可仰望着五处	167
我的同学王继德	171
从梦说起	175
冰心先生跟我说的一句话	176
眼面前的事	177
周瑞安先生小记	179
姥姥的四块玉	184
说说我岳母	186
茅坑、厕所及洗手间	188
水仙花儿开了	190
往事如烟	192
纪晓岚故居及其他	194
想起黄树林姐夫	197
“葡萄常”和宽子	200
“打春儿”了，一个孩子在厂甸儿	203
60年前大栅栏儿	207
想象萧山	211
回想万柳堂	214
西砖胡同和郭杰先生	218
冯占海将军二三事	221
天桥儿的西河大鼓和王艳芬	224
一男旦和一武生	229
听刘宝全的《大西厢》	233
李春恒先生和他的爱女	236
跟刘干妈看杨小楼出殡	238
花溪印象	241
往事且依依	244

什刹海和黄宗江先生	248
回想智化寺雪阁的藻井	253

小 说

红点颏儿	259
少管家前传	280
暮雪	336
雨雪之夜	340
 小跋	 342

| 散 文

苏东坡月夜探石钟

石钟山，引人思索的名字。钟，字形从“金”旁，金属铸钟，钟声才洪亮、浑厚。洪亮，传得远，报晓的范围才广阔；浑厚，有深沉的余音，催行旅、促耕织的情谊才真挚、殷切。这是钟声的特征，那石韵山音又怎能具备？古人却偏把“石”与“钟”联起来，给这座山命名。究竟什么缘故呢？

苏轼在《石钟山记》里结识了这个缘故。他描述详细具体，克服了酈道元的过于简括；观察全面，分析周密，避免了李渤的草率粗陋。“苏说”与“酈说”，只有行文详略之差，不必谈了；而苏李认识上的正误，倒值得比较。

先说李渤。他做到了身临实地，而且亲手敲叩山石，亲耳倾听石韵；却过早地满足于叩石有声，以为“北音清越”，而且“余韵徐歇”，已经很像钟声了，就“自以为得之矣”。刚刚接触了实际材料的边缘，仅仅拾得了似是而非的假象，就止步于潭边水畔的乱石间，觉得够了，回家了。终于没有如实地反映实际。

再说苏轼。未到实地，先掌握了前人的有关见解。对“人常疑之”的“酈说”，没轻率定是非；对世人并未怀疑的“李说”，倒明确提出了疑点：“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独此以钟名，何哉？”疑得好。凡古人命名山川，往往以其独有的征象而定。如果命名的根据竟“所在皆是”，算什么“独有”？这样的名字没人承认，也必定无从传世了。苏轼的置疑，有道理。

到了石钟山，听小童叩石，石音“硿硿”！不洪亮，不浑厚，不能报晨昏、促作息，有什么条件与钟声相比拟呢？这“硿硿”闷响，倒是证实了李渤所抱怨的“南声函胡”，可也几乎否定了他自谓的“北音清越”。东坡先生笑了，对“李说”表明了态度：

“不信”。东坡这不信，有根据。

肯于身临实地，有理有据地否定误说，已经难得了；更敢于“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探访石钟，寻求事物的究竟，尤其可贵。

听，有山音发于水上，不是“砢砢”闷响，而是“噌吰”大声，果然是报昏晓足以传音送远，促作息也能声情恳切。这山音的确“如钟鼓不绝”。到此，“钟”字落实了。

这“噌吰”山音从哪里来？“徐而察之（注意：不是一瞥，而是详察），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潜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原来如“无射”悬绝的山音发自水波沉荡的“石穴罅”，点明了山石与山音的关联。到此，“石”字也站稳了。

那“窾坎镗鞳”的“歌钟”，“钟”与“石”，也同样切合。

正是水石相击，震荡共鸣，才汇成了如钟的山音。“石”与“钟”统一了。请想，这座山，如此得天独厚，有“无射”的“噌吰”，又有“歌钟”的“窾坎镗鞳”，此鸣彼和，朝朝暮暮，回荡在水上山间。这样的山，难道还不该给它个“石钟”的名字！到此，山的命名缘故，交待得切切实实了。

真的，这夜探石钟一段，真写得好。好，固然好在山音石韵与钟声的特征无不切合，矛盾也逐步统一，还好在写景绘声给人以如临绝壁、如泊深潭的感觉，尤其好在熔铸了理性分析与形象描绘，不但说理真切，印证周延，而且诗意浓，风格高。与“李说”相比，确当和谬误分明，隽美与拙陋自见。

临近结尾，苏轼说：“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问得虽尖锐，却严肃，有分量，是全篇最可记取的语句。这“目见耳闻”自然必须以“身临实地”为前提，可绝不能仅限于一般的“身临实地”。只有“身临”而且“深入实地”，多见多闻，多占有材料，“得其实”的可能才大。李渤却几乎把一般的“身临实地”当作必能“得其实”的绝对保证，岂不知这仅仅具备了“得其实”的起码可能。行动刚开始，困难还在前头。他终于错在了臆断上。“身临实地”本来是好事，李渤思想方法不